

“两头诉苦、中间喊冤”

菜价调控如何走出“怪圈”

“菜贱伤农”和“卖菜难”现象仍在持续。令人费解的是,市场上出现了菜农市民“两头诉苦”、流通商“中间喊冤”的怪现象。

针对这一轮菜价异动,原因众说纷纭:“供大于求”“流通环节过多”“成本增加”……记者在广东、浙江、北京等地采访调查发现,各种“表象”原因背后,菜价调控措施在部分地区执行“走偏”是重要的深层原因,“价高就压、价低就扶”的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调控怪圈亟待打破。



资料图片

“两头诉苦、中间喊冤” 菜市怪现象为何产生

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4月24日,重点监测的18种蔬菜平均价格连续4周回落,累计下降21.1%。

但记者在浙江、广东等地采访发现,在菜农对卖菜难、价格过低叫苦不迭的同时,市民却仍感到“买菜贵”,而被称为“低进高出”赚取过高利润的流通商也大倒苦水。

广东徐闻县蔬菜种植大户李进权告诉记者,今年菜价波动十分异常,3月开始,蔬菜收购价一直下跌,现在韭菜、茄子每斤只卖两三角,尖椒五六毛钱。杭州佳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渭尧说:“种芦笋勉强持平,生菜、花菜每亩要亏六七百块。”

然而,“菜园子”里价格过低却并未明显传导到“菜篮子”。深圳爱华农贸市场一些摊主反映,今年蔬菜价格总体比去年高。一位正在买菜的市民说:“单是买菜,今年每个月就要比去年多支出100多块钱。”

菜农、市民为何对蔬菜价格感受大不相同?是不是中间流通环节利润过高?批发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直“喊冤”。广州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批发商廖祥裕说,油费运费上涨,各种成本增加,但菜价却在下跌,生意是“最难做的一年”。

浙江良渚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章金生说:“我们1斤蔬菜的利润也就几分钱,最高不超过1毛,

现在不少批发商都处于亏损状况,为维持客户,不得不硬撑着。”

记者调查发现,整个流通环节中,零售环节加价幅度最大,一般蔬菜每斤加价6毛至9毛钱,直接推高了菜价。但多位受访菜贩却表示“赚不了多少钱”。杭州万寿亭菜市场蔬菜零售摊主方虹告诉记者,她和丈夫承包了两个摊位,丈夫每天开着小货车直接从批发市场进货,看起来零售加价幅度很大,但蔬菜在销售过程中损耗严重,每斤蔬菜损耗约30%,再扣除每年几万元的摊位费、1000多元的水电费和卫生费以及上万元的油费,起早贪黑地干,两人一个月平均挣5000元左右,还没扣除房租800元、伙

食费1000多元,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。杭州市农贸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许柏龄说,半夜就要去批菜,回来卖一天,确实辛苦,挣得太少没人干。

“两头诉苦、中间喊冤”——菜市为何出现这种按常理来说不该同时共存的怪现象?受访的菜农、流通商、基层干部、专家普遍认为,直接原因在于,一方面,种植面积扩大、产量增加导致供过于求,出现“卖菜难”“卖价低”,另一方面,流通环节多且层层加码,税费、管理费、摊位费、批发市场车位费、损耗等负担重,运输、包装、人工等成本增加,使消费者未能感受到菜价的明显下降。

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 地方调控为何总是“慢半拍”

然而,在各种“表象”原因背后,一个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在于,一些地方稳定菜价的调控通常采用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做法,信息预警和指导明显“慢半拍”。

“蔬菜价格不正常波动,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一些调控政策有所偏颇造成的。”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顾益康说。

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分析说,去年以来,国家相继出台了被民间称为“国四条”“国十六条”等一系列针对农产品价格调控措施,并就加强蔬菜重点生产基地建设提高自给率、改善蔬菜流通设施

条件、强化蔬菜信息体系建设等做出了系统规定,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,更多地选择了“短平快”的调控政策,将重点放在蔬菜种植面积扩大、提高自给率等量化目标上,而对流通体系改善、信息体系建设等长效机制重视程度不够。

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认为:“因为扩大种植面积、提高自给率等措施容易实施,而且见效很快,同时也能显示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。而市场流通体系、信息体系等建设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,地方政府执行

的时候,往往选择容易实施的措施执行。”

“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的调控,不少地方政府的调控都是这种‘救火式’的被动调控,缺乏预警,不断在仓促的‘急就章’中来不及考虑长远效果,往往容易出现‘宏观调控微观操作’,陷入‘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’的怪圈中。”汪一洋进一步分析说。

长期研究政府管理政策的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说:“客观地说,地方政府的调控措施大多比市场‘慢半拍’,往往都是出了问题,才采取紧急措施。”

调查中,一些流通商和菜农表示,一些地方发出鼓励扩大蔬菜种植面积的调控信号,加之忽视信息体系建设,导致菜农无法及时掌握市场信息,进而直接造成菜农盲目扩大种植面积、产量供大于求问题的出现,而忽视了理顺和建立科学的市场流通体系,又推高了流通成本并直接传导到终端菜价。

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,这种对确保“菜园子”、稳定“菜篮子”缺乏长远考虑,简单实行“价高就压、价低就扶”的办法,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

变被动为主动 政府不能只当“救火队”

针对当前“菜贱伤农”问题,各地纷纷采取组织企业、超市等采购蔬菜等措施来缓解问题。但打破“农民卖贱”“市民买贵”怪圈,还需政府未雨绸缪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方面做大量工作。

林江认为,在当前情况下,各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而必要的。但事实上,未雨绸缪地采取调控措施才是最佳的选择。

“关键在于政府能够建立并维

持一个良好的机制,在这个机制下蔬菜能够顺畅的从‘田间’到‘餐桌’,并形成良性循环。”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孔英说。

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,政府应致力于建设高效灵敏的农产品产销信息搜集和发布体系,及时反映产地、销地的交易价格信息,强化对生产、市场和价格走势的分析预警,引导蔬菜生产者、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,减少市场

盲目性,避免蔬菜产销大起大落。

同时,要改善蔬菜流通条件,缓解“低进高出”情况。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杨建华等人还建议,应减免剥离流通环节的不合理收费,提高农贸市场公益性,合理规划、大量增设公益性菜市场,由政府统一规划、建设、管理,低价出租,减少流通环节,降低流通费用。

有关专家还建议,由于菜农和一级批发商行情风险较大,而批发

市场、终端零售商则利润受行情影响较小,因此应在两者之间通过签订长期稳定的购销协议等实现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,并进一步推动合作社、农民联盟的组织发展,提高组织化程度。

相关专家提示,此轮菜价大跌可能会带来下一轮的菜价大涨。主管部门需重视这一信息并对此进行调研摸底,有针对性的提前采取应对措施。

(据新华社电)

走出“菜贱伤农”怪圈 需创新

□徐冲

山东等地的“菜贱伤农”现象,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。据称,商务部已开始深入各地调研,而上海等地也开始探索蔬菜价格保险机制。

客观地说,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的价格确有“大小年”现象,是市场经济的共生现象。这多少给人留下“菜价伤农难杜绝”的印象。然而,政府果真“无能为力”吗?

细看此次山东等地“菜贱”原因,一是盲目扩种;二是囤菜“炒菜”,如游资炒作大白菜;三是不必要的恐慌心理,使一些收购商拒收大叶蔬菜。这里有老问题,有新现象,倘不加以重视并切实解决,可能会冒出更多难题,引致更大损失。

针对上述原因,政府的“手”不妨坚持两条原则:一是大胆管理,因为市场经济绝非放任不管,何况我们也有了多年来保持粮价稳中有升的经验;二是大胆从管理创新上找思路,最大限度地遏制这种怪圈反复出现。对前一条,社会几成共识;而后一条,还是新课题。

所谓管理创新,首先要特别重视精细管理。这里的“管”,绝不是基于计划的命令式管理,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科学管理,其要义在于科学梳理流程,尽量做到可知可控。今天,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我们的想象,利益链条令人眼花缭乱,但市场是有规律的,当雷同的“卖菜难”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,其间必定隐含着一定的规律,关键是我们善于挖掘总结,能不能够创新有效的管理办法,既管总量又管结构,既管供给也管需求,既管“行业人”也管“闯入者”,这是对政府管理部门提出的新挑战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,管理之道只有在与市场之魔的相互“切磋”中才能日进日新,造福大众。

管理创新,还要特别重视危机管理。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容易出现“蝴蝶效应”。虽然游资炒作大白菜并未成功,日本核泄漏对我国蔬菜安全的影响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,然而,这两大因素却“污染”了市场信心。信息的失准与失当,促成了现在蔬菜市场的危机。在信息传播瞬息万变的今天,危机管理尤其重要,企业如此,政府亦如此。然而,面对信息危机频生的现状,我们目前仍没有十分有效的应对之策。

其实,不仅对菜价需要管理创新,房价、油价、公交车价、出租车价等,莫不如此,只是特点不同、针对性不同、方法措施不同而已。倘市场主导的方法不能解决矛盾,有必要采取政府主导方式予以调节。市场不会乖顺听话,相反还常常桀骜不驯,所以,在事涉民生的领域,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管理创新,这样,才有可能减少价格的非正常波动,消解其带来的不合理伤害,让市场更好地服务大众。